



蔡松坡傳

彭本樂著



蔡松坡傳

彭本樂著

售價新臺幣貳佰元正

出版・發行・總經銷：



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胡子丹 法律顧問：戴 遠律師

臺北市博愛路二十五號六樓 612 室

電話：三三一八〇八〇・三六一四七三八

三一一五八一五・三三一八〇九〇

郵撥帳戶：0003359-3 號

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四八號

印刷：長達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五〇巷4弄21號

電話：三〇四〇四八八・三〇六六一五三

有著作權和版權・請勿翻印

(一九八八年版)

中國名人傳記第六輯第四種編號154

本書校對 陳美玲 張淑琪 劉慧真

民國肇建，百廢待舉，而袁世凱却在顧國家前途，竊權營私，欺民辱國。在此風雨飄搖之際，如果不是蔡松坡的不畏強橫，赤心為國，在雲南發起護國軍，力挽狂瀾，終以撕毀袁世凱的皇帝夢，恐怕這剛栽下的民主幼苗將化歸塵土，在專制民主交替的過程中，蔡松坡無疑地是位最具關鍵性的人物。

中國歷史上，功業彪炳，赫赫一世者，不乏其人，但少有如蔡松坡不圖勛業，功成身退的曠達胸懷，也是其不凡與令人感佩的地方，在民國早期的軍閥擁兵自據、私心私利的濁流中，為軍人樹立了良好的風範。

本書文筆犀利、詼諧，於幽默自然中，呈現出松坡、鳳仙的睿智與情義，為這人盡知曉的故事賦予新的詮釋，值得您一讀。

目次

一	洪玉施計	一
二	袁蔡相會	三六
三	刺袁、遇鳳	七〇
四	密謀、韜晦	一一〇
五	訪雲吉班	一五〇
六	肝膽相照	一九七
七	善惡分明	二三五
八	將計就計	二八二
九	假戲真做	三二五
一〇	金蟬蛻殼	三七一
附錄	蔡松坡年表	四〇七

一 洪玉施計

秋天，北京中南海裏菊花盛開，丹桂飄香。這一天，吃過中飯，在居仁堂二樓的一間廂房裏，坐著位年紀二十出頭，生得如花似玉、穿得花團錦簇的絕色佳人，手裏捧一本《封神演義》，正在埋頭細讀，凝神思索。

她是誰？此人姓洪，單名一個玉字，叫洪玉。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的第六個姨太太，人家都叫她洪姨太的便是。不對了！大家知道，袁世凱不但是一個竊國大盜，還是個好色之徒。大小老婆一共討了十二個，除了大老婆于氏之外，姨太太一律以進門先後次序來稱呼，洪姨太排行第六，應該稱六姨太，爲啥稱洪姨太呢？其中自有道理。

洪姨太有個哥哥叫洪述祖，擔任過國務秘書，是袁世凱的心腹。幾年前，由於洪述祖的地位扶搖直上，也就受到同僚的嫉妒。有一次，袁世凱聽到一個親戚說，洪述祖在採辦一批軍裝時，以次充好，偷工減料，頓時氣得面孔轉色，要拿他撤職查辦。洪述祖

得訊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一籌莫展，只好去和妹妹商量。洪玉說：「哥哥你不要急，袁世凱的特點是個『貪』字。我們只要投其所好，就能化險爲夷。他頂歡喜啥？」洪述祖說：「他頂歡喜『權』，第二是『錢』，第三是『色』。」洪玉說：「權和錢，我們都不及他，『色』字上倒可以想想辦法。」洪述祖問：「好妹妹啊！一時哪裏去覓一個合適的人選呢？」洪玉答道：「合適人選有一個。」「誰？」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」「妳？」「唔。」

洪述祖說：「這怎麼可以。我把妳這樣一個年輕的姑娘，去嫁給那個年過半百的老頭子，於心怎安？」洪玉一笑，對哥哥看看，心想：你這個人就是沒有出息。要真正講仁義道德，那還能升官發財嗎？我這個女人與衆不同，不愛風流瀟灑的小伙子，偏偏喜愛叱咤風雲的老頭子。當年則天娘娘、慈禧太后，不都是自願進宮當嬪妃，到後來都坐鎮龍庭，主宰天下。她們才是我最爲崇拜的人。洪玉心裏這樣想，嘴上並不這樣講，卻說道：「哥哥，三國時，孫權的妹妹孫尚香，心甘情願嫁給年齡比她大得多的劉備作填房，爲啥？這叫美人愛英雄。袁世凱就是當代英雄，我情願嫁給他。不過你且先不要暴露我的身份，以免引起袁世凱的猜疑。只要我進了袁家，包你青雲直上，富貴雙全。」

第二日，洪述祖去見袁世凱時，便乘機從袋袋裏摸出一張照片，然後說，這是從民

間選來的美人，請總統過目。袁世凱看見照片，仔細端詳了好多分鐘，還不肯放下。一見洪玉本人，更是樂壞喜煞，迫不及待地即日行聘過禮，辦了第六場喜事。婚後才過了三天，洪玉因受到十分的恩寵，便大膽地說明了自家的真實身份，袁世凱得知後，非但不再追查洪述祖的罪行，反而對他著實獎賞了一番。

洪姨太非但生得漂亮，而且聰明絕頂，可稱秀外慧中。眉毛會說話，眼睛會傳情，櫻桃小口裏能吐出奇花異草。凡是袁世凱有不高興的事，只要和洪玉略談幾句，就能化憂爲喜，轉怒爲樂，因此得到了老袁的特殊恩遇，不許別人稱她六姨太，破例稱她爲洪姨太。

現在，洪姨太正在研究姐已如何制伏紂王的手法。她曉得，當前中國頂有權勢的人是袁世凱，只要我掌握了袁世凱，也就等於掌握了全中國。他是名義上的總統，我是事實上的女皇。

正在這時，忽然從外面跌跌撞撞進來一個丫頭，驚慌失措地邊走邊喊：「洪姨太，不好了！洪姨太，不好了！」

洪姨太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的心腹丫頭小青。看她面色蒼白，嘴唇發抖，曉得她一定闖禍了，趕緊問：「小青，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洪姨太，剛才我看時間已經過一點半鐘，想大總統午睡就要醒了，快去準備參湯吧。哪知在門檻上絆了一跤，把那隻白玉夜光杯跌碎了！」小青講罷，眼淚直流。

「啊?!」洪姨太雖說沈著膽大，聽到這裏，也嚇得目瞪口呆。爲什麼總統府裏打碎一隻杯子，要急得這樣？因爲這隻杯子非比尋常，是價值連城的稀世珍寶。在袁世凱二十六歲的時候，他擔任清朝駐朝鮮最高長官。當時朝鮮的開化黨首領金玉鈞發動政變，把國王李熙趕出了宮廷。李熙向袁世凱求救，袁世凱帶領清兵，鎮壓了開化黨的起義，把李熙送回王宮。王太后爲了表達感激之情，就把這件國寶白玉夜光杯送給了他。這隻杯子真是世間罕見，白如雪，薄如紙，夜裏會發出銀白色的光芒；在月黑沉沉之夜，拿了這隻杯子，一面喝茶，一面看書，就用不著點燈。頂頂稀奇的是，如果水裏有毒，這杯子就會立刻泛出紅顏色，毒性越重，顏色越紅。袁世凱頂怕人家謀害，所以一天到晚離不開這隻杯子。現在杯子打碎，洪姨太怎會不急？「小青，妳這鬼丫頭，這樣不當心。等一會兒總統曉得，非拿妳活活打死不可！」

「洪姨太救命，洪姨太救命啊！」小青嚇得跪了下來。

「叫我怎樣救法？我也只能看著妳死。」洪玉用手指在小青額上一戳。

「洪姨太，我們一家老小全靠我供養。求求妳看在我服侍妳多年的份上，無論如何

替我想辦法，救我一命。」小青又連連磕頭不停。

看她苦苦哀求，洪玉想，要不要救呢？要救！一來，小青是跟隨自己多年的丫頭，今天又是我當班，出了事我也有責任；二來，救了小青，她勢必更加忠心地爲我出力；三來，我若救了她，還能在中南海裏爭取人心，樹立威望。準定救！但還是故意問道：

「小青，妳要我救妳?!」

「求洪姨太救命！求洪姨太救命！」小青又連連磕頭哀求。

「我救了妳，妳將怎樣來報答我呢?」

「從今以後，妳要我做啥我就做啥。」小青像發誓一樣。

「哦?!那麼我叫妳用毒藥來毒死袁大總統呢?」洪玉斜著眼問。

小青萬萬料不到她會問這句話，一時語塞咽喉。「這……」

洪玉面孔鐵板，目露凶光逼著問：「什麼?!」

小青嚇得不敢回答，只吞吞吐吐說：「那……」

洪玉緊追不放：「說！快說。」

「洪姨太，妳不會這樣做的。」小青好不容易急出這句話來。

「我會這樣做的！妳說！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怎樣？」

「照辦！」

「好！妳起來，等著我救妳。」

「是！謝洪姨太。」小青剛剛立起身來，只聽見外面傳叫：「大爺上樓！」洪姨太聽見傳呼聲，趕緊把手裏的△封神演義▽往抽屜裏一放，對著鏡子，理了理頭髮，又把衣裳拉拉好，坐坐正，手往紅木茶几上一攔，做好會客的架勢。

這時，從走廊裏傳進來一陣清脆響亮的皮靴聲，由遠而近，到廂房口腳步聲停。洪玉一看，門口站著一位年紀三十多歲的中年男子：寬額、闊嘴、爆眼，兩耳雖大，耳垂短薄；身材不高，略為肥胖，穿一身淡藍色鑲嵌金線的將軍裝。這正是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。袁克定是正室于氏所生。據說，他出生那一天，袁世凱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個老太提了一籃紅蛋乘車而來，正要攀談，忽然聽見一陣嬰兒的哭聲，袁克定出世了。算命先生說，這個老太不是別人，正是梨山老母。袁克定生下來，額角上有一塊疤記，所以小名叫記光。他從小跟了父親，到過朝鮮，又在濟南、天津、北京各地，閱歷不少，深曉官場內幕；後來又被派到德國去留學，通曉德文、英文，懂得軍事和外交事務，成了

袁世凱的得力助手。他道貌岸然，循規蹈矩，擺出一副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樣子；實質上，和他的老子一樣，專橫獨斷，偽善虛假。至於娶妻納妾，也像老袁一樣，多多益善。他的正室見他生活放蕩，就到公公那裏去告狀，哪知反而被袁世凱訓斥一頓，說道：「丈夫娶了姨太太，做妻子的應當高興。有作爲的男人，三妻四妾不算一回事，女人吃醋是不對的。」這就是袁氏的家教。近年來，袁克定認爲父親如果做了皇帝，自己就是名正言順的大太子，可以寫進憲法。所以，他成了恢復帝制的積極擁護者。現在他進了廂房，對洪姨太畢恭畢敬一鞠躬：「六媽！」

「大爺，不敢。請坐！」

「是，謝六媽！」袁克定在紅木靠背上坐下。

袁克定怎麼稱洪姨太爲六媽呢？這是袁家小輩對長輩的統一稱呼。凡是袁世凱的子女，不管嫡出或者庶出，也不管是兒子或者女兒，稱正室于氏一個字——媽；稱大姨太沈氏：親媽；稱其他姨太太都在媽字上面加一個號碼。稱二姨太李氏二媽；稱三姨太金氏三媽；稱四姨太吳氏四媽；……每到逢年過節，袁世凱帶了大小老婆十二個，一併排在堂上坐好，子女依次上去見禮，先要吸足一口氣：「爸、媽、親媽、二媽、三媽、四媽、五媽、六媽、七媽、八媽、九媽、十媽、十一媽。」否則接不上氣。

見袁克定喝過丫頭送來的西洋參湯後，洪姨太問一聲：「大爺，今朝來到，有何貴幹？是不是尋總統商談國事？」

「不！我是特地來看望六媽，向六媽問好的。」袁克定恭敬地說。

「不敢當。多謝大公子！」洪姨太心想，這可不是真話。我來到袁府這麼些日子，他從來沒有特地來向我請過安，今來一定有什麼重要事情，而且這事，看來又非我幫助不可哩！「大爺！我想，你除了向妾身請安，一定還有更要緊的事吧！」

這個女人真聰明，一猜就著。袁克定來有什麼事情呢？前兩日，他有個要好朋友送了一方金印給他，上面鐫刻著「皇太子印」四個大字，袁克定看了愛不釋手。在一股熱情的衝動下，他連夜去見老頭子，勸他及早登基。袁世凱老謀深算，怕欲速不達，不肯馬上答應。袁克定又去找生母于氏商量，要她去勸說父親。于氏雖然出身鄉里，倒很識大體。對袁世凱說，兒子要你做皇帝是不懂事，你千萬不能輕信，以免被天下人唾罵。袁克定沒有辦法，這才來尋洪姨太商量。他曉得袁世凱最聽六媽的話。現在要想開口，見一旁站著個丫頭，諸多不便，只好支吾著說：「六媽，沒什麼事，我坐一會兒就走。」

洪玉何等機靈，一看就懂了，回過頭來對小青看看，嘴一撇，小青會意退出，洪玉才輕聲說：「大公子，請教了。」

袁克定立起身來，恭恭敬敬又是一鞠躬，「媽！」

洪姨太一驚！媽字上面的號碼，怎麼拿掉了，他叫自己的親娘才叫媽。「大爺，你叫錯了。」

「不！沒錯。我是叫慈媽！」

洪玉面孔一紅。爲啥？兒子比娘還大十多歲哩！「大爺叫妾身『媽』，叫我怎麼擔當得起。有話，請坐下來講。」

「是！媽！」袁克定重新坐下，從袋裏摸出一張紙頭，「媽，請您先看這個。」

洪玉接過一看，是一張黃顏色的薄紙，上面畫一大一小兩條龍，大龍昂首飛騰，小龍咬住大龍的尾巴衝向雲天。「大爺，這幅畫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媽，昨天我和幾個朋友到西山去打獵。回家時迷了路，走進一座樹木森森的古廟，見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婦人，她笑容滿面地對我招手，說道：『貴客來了，貴客來了！……』」

洪姨太想，這倒是件奇事，不知後來怎樣？聽下去再說。「這位老太是什麼樣的？」

「她雪白的頭髮上裹著一條紫色的綢帶，穿一身黃緞繡花衣衫，左手撐著龍頭拐

杖，右手提著一籃生梨。她將籃子在我面前放下後，回身就走。只聞得一陣香風撲鼻而來。」

洪姨太對他看看，心想，要麼你碰到鬼了。說什麼到西山去打獵迷了路，碰著一個老太在地上放一籃子生梨，化做香風不見了。要不是他胡說，很可能是他的朋友設下的圈套。且讓我先隨便附和一聲再說。「大爺，據我看，這位老太不是別人，恐怕就是梨山老母了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她送的是生梨，又相遇在山裏，不是梨山老母還有誰？」

「對啊！我也是這樣想。我出生的時候，她送紅蛋來，現在又送生梨，一定是梨山老母。」

「那麼這梨你吃了沒有？」

「我吃了。當我把梨子剖開的時候，突然發現裏面有一顆蠟丸。」

「蠟丸？」洪姨太故作驚奇地問，「是不是仙丹？」

「不！就是您現在看到的這幅雙龍圖。這意思您懂嗎？」

懂！怎麼不懂？老龍是你的老子，小龍就是你這個兒子。老龍升天，他當天子；小

龍攀附，你當太子。既然你一心想當太子，那麼我就來個順水推舟，恭維恭維你。便笑嘻嘻地說：「恭喜大爺，深山遇仙，洪福齊天，冊封太子，就在眼前。」

袁克定嘆了口氣，搖搖頭說：「可是，媽！事情沒有那麼容易。我那老頭子，喔！不，父親大人他生性多疑。誰都知道他想當皇帝，可『登基』兩個字，連提都不准提。」

「他不肯登基，叫我有什麼辦法呢？」洪玉兩手一攤。

「媽，誰不知道父親最寵愛的是您。孩兒乞求您相助一臂之力，讓袁家早坐天下。」袁克定懇求道。

「大公子言重了。洪玉人微言輕，有什麼能耐來相助您啊！」洪姨太搖搖頭，做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。

袁克定緊追不放。「不，孩兒知道您是女中豪傑，勝過慈禧三百倍。要是將來孩兒繼承了王位，一定尊您爲太后。」

聽到這裏，洪玉的心被吊了起來，血往上湧，臉上泛起了紅暈，她極力控制著感情。「大爺，你這不是折煞我了，要我辦事儘管吩咐，何必信口開河呢？！」

「不，決不是信口開河，因爲我將來總有一天要尊您爲太后，所以現在才叫您

媽！」袁克定神態十分真誠。

喔！原來這個意思。洪姨太聽完，只覺得心裏甜津津的。心想，先當太后，進而聽政，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。爲了掩蓋自己的野心，來個欲擒故縱，便故作姿態地說：「大公子，我能做爲袁家的一名姬妾，已算天大福氣，心滿意足了。大爺這樣一說，豈不要折我陽壽啊。再說，袁總統胸有成竹，我的說話也不會有什麼用，還是另請高明吧！」

看她不肯答應，袁克定也施出了他的看家本領，從凳子上「轟」地立了起來，走到洪姨太面前，雙膝跪下：「媽，孩兒我這裏叩頭求您了。」

洪姨太怎麼也想不到他會跪下來。兒子比娘大十多歲，跪在面前實在難看。再說老頭子午睡馬上要醒了，被他看見像啥樣子，便忙不迭站起來說：「大公子，快請起來！」

「求媽助一臂之力。」袁克定賴著不起。

「有話請起來講，跪在地上不敢當。」

「不，要是媽一天不肯答應，我要跪上一天；一年不答應，我就要跪上一年。」

「大爺言重了，請起。」洪玉把他略爲攙扶了一下。

其實，這本是袁克定的一個絕招。前年，總參謀長段祺瑞和袁世凱不睦，辭官隱退。袁世凱生怕他發動兵變，就派袁克定到保定去，邀請段祺瑞過去的上司王士珍出山，接任總參謀長一職。王士珍隱居多年，不肯復出，於是袁克安便往他面前一跪，說道，如果叔父大人不肯出山，我要跪上一年，逼得王士珍只好答應。今天不過是他的故伎重演。此刻，他重新坐下後，便說：「媽，我的抱負是要當第二個唐太宗，您就成全了我吧！」

好！你當唐太宗，我做武則天，各得其所。架子擺到這裏，恰到好處。洪玉乘機收場，便說：「大爺，妾身既蒙囑託，一定相機行事。公子請起。」

「謝媽媽。」袁克定立起身來，雙手在膝蓋上拍了拍灰塵，仍回原位子裏坐下。「媽，您向父親進言，有何妙計？」

洪姨太眼珠一轉，計上心來。「大爺，妾身有小計一條，不知可能行得？」

「請教，是什麼妙計？」

洪姨太湊到袁克定耳邊，噤噤咕咕輕語幾聲，聽得袁克定眉開眼笑。心想，這個女人的本領，真不在慈禧之下。佩服！「媽，這個辦法太好了！您真有諸葛之謀，張良之才。將來的太后，非媽您不可。」